皇清經解續編

ロ仁12
698
178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七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僖公

二十一年傳脩城郭　服曰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本疏

案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荒凶年也疏曰司農因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荒爲荒亂城者說文云以盛民也郭爲之郭乘者文選演連珠注猶因也城郭爲守備者禮記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是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禮記玉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而此云修城郭者蓋有道之國則知以荒禮哀凶札所謂救災恤鄰道也反是則狡焉思啟因其饑饉加以師旅使不設險以守其國則國危矣必修其城郭所以爲守備計者至矣

二十二年傳寡君之使婢子服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晉世家注

案曲禮是小戴禮篇名鄭彼注云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說文云婢女之卑者也曲禮疏曰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

富辰言於王曰服曰周大夫周本紀注

二十三年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服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亡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齊世家注

案十九年冬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詩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時宋襄欲繼桓而霸不與此盟而爲鹿上之盟故今討之

策名委質服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史記索隱十八

案詩四月箋云仕事也始仕謂始有事於朝也必先書名於策者策本作冊定四年傳備物典策釋文云策本又作冊是冊正字策假借字說文解冊字云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獨斷云策簡也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儀禮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臣將仕必先書其名於上周禮鄉大夫

云獻賢能之書於王當亦書賢能二名於版卽策名例也委死之質於君者白虎通瑞贄篇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始仕當爲士周禮典瑞言諸臣之贄士執雉瑞贄篇又曰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瑞贄篇所說卽服氏爲臣必死節於君之義晉語處沙鞏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注云質贄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服義本此若然則質之言贄也正義以形體解之非矣

司空季子　服曰胥臣臣曰季也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臣邑蓋食采於臣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按二十四年傳曰衰杜云解縣東南有臣城蓋卽臣邑也三十三年傳曰季使過冀是胥臣食采於臣而字季也故此稱季子晉之司空自士蔿始見於傳其後文二年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成十八年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與季子之爲司空當同在卿列也他如成二年賜司空一命之服襄十九年賜司空一命之服顧氏棟高曰蓋晉自司徒既廢僅大司空一見於傳文公以後世主夏盟諸卿皆以將軍爲號而司馬司空僅列軍尉輿師之閒亦世變之亟也

出于五鹿　賈曰衞地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杜注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蓋兩注以存疑晉之衛縣今爲山東東昌府觀城縣元城縣卽今大名府治也案五鹿爲衛邑晉文取之而仍屬衛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齊還國劉恭冕曰傳文晉自齊以求五鹿時衛獻尙逆衛侯崔子因止其帑未歸國顧說似未晰齊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此時蓋屬衛哀十四年齊衛救范氏劉恭冕曰齊衛圍五鹿在哀元年至哀十四年絶無齊衛救范氏之事顧氏說亦誤圍五鹿杜注晉邑則又屬晉其迭屬晉衛且地近郡鄙中牟鄴城則元城之說爲長今大名府有五鹿城二屬元城縣者卽沙鹿城屬開州者衛地五鹿是也開州東與東昌觀城縣接界

有馬二十乘　賈曰八十匹宋世家注

案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禮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釋文四馬曰乘儀禮聘禮設馬乘注乘四馬也若然則二十乘爲馬八十匹矣

姜氏殺之　服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晉世家注

案杜云恐孝公怒其去韋昭晉語注畧同爾雅釋詁云滅絶也此常訓

其避君三舍　賈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同上

案史記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卽所謂司馬法也從猶韓厥從鄭伯之從遯說文云逃也亦作遁廣雅釋詁遁避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曰過謂踰之不過三舍者言

師之進退不得踰三舍也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詩六月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故莊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爲舍然則古軍法師進退日行三十里卽舍此三舍蓋三日而九十里也退避里數至三舍而極故下云若不獲命則與周旋矣司馬法所云從遯不過三舍是也

降服而囚　服曰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已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已本疏

案杜云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云吾聞則二語爲古語矣申意於楚子謂對楚君之語以楚子饗而禮之是知已也故得發舒其志氣懷嬴女子且以重耳爲卑已是不知已也故降服而囚以自貶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　服曰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本疏

案段氏說文注曰凡義有兩岐者出一曰之例然則服氏出一曰上當有本義今不存矣禮記少儀犬則執緤緤卽紲亦作絏注云所以繫制之者或說本少儀釋紲以別於羈也晉語從者爲羈紲之僕注亦云犬曰紲韋注大抵本賈侍中而與此同則服或引賈說也云古者行則有犬者少儀守犬田犬疏曰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田犬卽駟驖詩所謂載獫猲驕者也行之有犬當是守犬蓋居則守禦宅舍行

則守禦車徒義或然也各本說文並云紲系也段氏以紲次牛系牛繴之下據少儀補之曰紲犬系也釋之曰紲本犬系引伸之馬亦曰紲故上文繮下曰馬紲也如服說是紲之本義如杜說紲馬繮則紲引伸之義也服云犬繮許云馬紲文意正同愚謂杜所用者當爲服之本義正義所引者爲服之或說耳正義引說文云紲係也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是唐時說文亦無犬字段氏蓋以意增之耳

軍於郇　服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涑水注

案解二漢志並屬河東郡劉昭注云左傳曰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此云解縣東者蓋漢晉縣治容稍移易服杜各據當時地界言之也云郇瑕氏之墟者成六年必居郇瑕氏之地杜云古國名顧氏棟高曰案郇國名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今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朝于武宮　賈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言武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文公爲獻公子於武公則稱祖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服曰繆公女同上

案秦伯春秋傳作穆史記作繆禮記大傳昭穆亦作昭繆二字古通嬴氏文嬴也

上下相蒙　服曰蒙欺也同上

案昭元年又使圍蒙其先君八年甚哉其相蒙也廿七年蒙王與令尹傳意皆以欺爲蒙故服云蒙欺也

以縣上爲之田　賈曰縣上晉地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以縣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水經注石桐水卽縣水出介休縣之縣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有介山縣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原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放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薨于縣上以治兵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縣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冀城縣西亦有縣山俗謂之小縣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命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且旌善人　賈曰旌表也同上

案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引伸爲表識之義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是旌以精進士卒也周語王使伯服游孫伯　賈曰二子周大夫周本紀注

而不與厲公爵也　服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
公玉爵同上
案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服曰惠王以后之鑿鑑與厲公而獨與虢
叔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憩於王王以與衛同上
案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杜云滑國爲秦所滅時
屬晉又十三年殄滅我費滑杜曰滑國都於費疏謂國邑並
舉是滑爲小國也顧氏棟高曰其地近鄭在所必爭二十年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稱叛則舊
爲服從可知鄭師伐之卽此年事也知自憩於王以王爲請
知之呂覽必已篇此必憩我於萬乘之主注憩告也

弔二叔之不咸　賈曰二叔管叔蔡叔本疏○詩常棣疏引二叔謂管蔡
案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子管叔鮮蔡叔度故二叔爲管蔡也
杜云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
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
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
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
故杜同之詩常棣序疏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
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
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
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
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

宜爲夏殷末也答云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按孔氏春秋疏與詩疏異義蓋各證各注例如此也其實二叔當以主管蔡者爲是指夏殷爲二叔雖有三辟皆叔世之文爲據然叔世必連文去世字則不辭矣特是孔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其斥賈說亦爲有理不知封建實在羣叔流言之後反東攝政之初也禮記文王世子疏云案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愚謂既攝政之後公傷同氣不諒其志於是首行封建親戚明其無私欲以啟牖二叔之衷弭人倫之變故傳言弔二叔之不咸管蔡得列國焉東山序箋云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是管蔡雖得建國怙終不悛反懼而致叛周公乃不得已征之鄭氏詩書二注參之此傳以二叔爲管蔡足以徵周公之心矣

召穆公　服曰召穆公王卿士　詩黍苗疏召康公十六世孫　詩民勞疏

案詩黍苗序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曰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周語韋昭注召公召康公之後爲王卿士也江漢疏引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是服義本世本也按陸德明曰康公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燕世家載召公下九世至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是繼燕之惠侯當厲王時上距召公止九世而穆公爲繼召之後乃當厲宣時上距召公至十六世者民勞疏云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王遂出及坎欿　服曰鞏東邑名也　水經洛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河南尹鞏有坎欿聚酈道元曰洛水又東北洞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水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二十五年經　公會衛子　服曰明不失子道　禮記曲禮疏

案禮記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白虎通爵篇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今衛文公既葬而稱衛子見其以子道自居不敢遽以爵稱能不失禮

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服曰阪泉地名　五帝本紀注

案大戴記五帝德云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五帝紀稱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解引皇甫謐曰在上谷𡋾于陽樊　服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晉世家注○續漢郡國志注引下二句畧同

案周地者周圻內之地陽邑名者賜晉後專名陽陽處父食邑卽此詩烝民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疏周語稱樊仲山甫傳仲山甫傳樊國之君也韋昭曰食菜於樊若然是樊爲圻內國名而陽則其食邑猶何人斯傳以蘇爲國名而其食邑則爲溫也此陽樊之義也

二十六年傳公使展喜犒師　服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本疏

案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禮之注故書槁爲犒鄭司農云槁當爲犒謂犒師也地官序官槀人注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案此是犒古作槁說文槁木枯也故枯槁連文潤其槁而名之曰槁猶憫其勞而名之曰勞也饋之飲食者公羊莊四年注牛酒曰犒飲食不外牛酒後人測義製字或从牛者今經傳中犒師之犒是也或从酉者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醻之醻是也魯語云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淮南氾論注牛羊曰犒其枯槁也卽服義也

室如縣罄　服曰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本疏

案室屋異名同實故服連言之釋名釋宮室云屋亦奧也其中溫奧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注發謂散發也華嚴經音義

引字書撤除也去也言室中所藏皆散去矣說文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桷是榱卽椽言室所存者惟此釋文罄亦作磬說文磬石樂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段氏曰或曰殸象磬之股一象磬之鼓磬之縣股橫出而鼓直若然則室之空其中而僅存榱椽者象之矣程氏瑤田曰左傳室如縣磬宇从缶从缶與从石同意磬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磬也國語作縣磬章昭注言罄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磬詩云瓶之罄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罄爲盡詩云罄無不宜是也按說文云磬器中空也从缶殸聲殸古文磬字磬本同程氏以縣磬證空以空證盡可以推見古義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服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楚世家注

案鄭語夔越不足命也韋昭注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是夔爲熊摯後也史記楚世家熊繹封楚歷五世爲熊渠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當卽摯是服云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字之誤也楚世家又云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然傳言熊摯有疾自竄于夔則史言延弒誤也漢書地理志南郡巫應劭曰巫山在西南縠梁傳山南爲陽又南郡秭歸自注歸鄉故歸國洪氏亮吉曰歸州漢秭歸夔子城在州東

二十七年傳讓於欒枝先軫　賈曰欒枝欒賓之孫也晉世家注

案欒賈見桓二年傳其子爲欒其子成見晉語並韋注枝成子也

二十八年經戰于城濮　賈曰衛地也同上

案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杜解亦曰衛地顧氏棟高曰今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

楚殺其大夫得臣　賈曰不書族陋也釋例氏族例

案賈子道術篇云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閒經書荆敗宋師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從其陋俗故稱人僖二十一年楚之君爵始列於會而其臣名氏猶多差錯得臣書殺而不舉族仍其陋也至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得具列後殺子反亦書公子側矣

盟于踐土　賈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周本紀注

案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有鄭地得垣雍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衛雍是衛爲鄭地踐土近垣雍亦爲鄭地矣顧氏棟高曰滎澤今屬開封府

天王狩于河陽　賈服曰河陽溫也水經河水注五〇周本紀注引賈曰河陽晉之溫也

案穀梁傳溫河陽也故賈云然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自注故國蘇忿生所封也時已賜晉

傳自南河濟　服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衛世家注

案曹在衛東傳云自南河濟實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故

云濟南之東南流河也

衛侯出居於襄牛　服曰襄牛衛地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秦置襄邑縣明初省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案顧說本漢書應劭注地理志陳留郡襄邑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卑溼故徙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爲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爲襄牛誤也案此則顧氏說不足據當闕之而已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讒慝之口　服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同上

案詩執競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釋名釋姿容執攝也使畏

攝已也蔿賈言見前年傳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　賈曰宛春楚之大夫也同上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服曰如俗語相罵云嗟汝腦矣本疏

案詩終風疏云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服所言俗語亦其例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倉頡篇罵詈也釋名釋言語云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嗟嗟也書亦作歃所洽反謂以口微吸之也引漢時語以證盬之狀也

作王宮于踐土　服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晉世家注

案周禮鬯人注以尊適卑曰臨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括地志滎澤縣西北有王宮城卽此

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上

案詩清人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箋云駟四馬也疏曰介是甲之別名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以不介馬爲異則戰馬皆被甲矣干旄疏引王肅說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說文徒作赴云步行也禮記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疏曰徒謂步卒說文兵械也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崫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乃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由顧氏之說而推之易說卦離爲戈兵越語兵者凶器也呂覽論威云凡兵天下之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傳令尹好甲兵文選吳都賦長殺短兵皆以兵爲器未嘗以卒爲兵也然隱四年敗鄭徒兵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所云徒兵斷指步卒若以兵爲器械則不辭矣擊鼓序疏云古者謂戰器爲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斯爲通論矣襄元年疏云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服云步卒卽步兵也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賈曰王子虎周大夫也晉世家注

賜之大輅之服　賈曰大輅金輅同上

案樂記大路者天子之車也而天子所賜車亦得名大路襄十九年王追賜之大路廿四年賜之大路杜氏並云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然名雖統稱大路而制仍以巾車所差爲等顧命言大路典路疏引鄭注大路玉路者以大戴記朝事篇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合證二文知大路爲玉路也此以大輅爲金路者以巾車金路以封同姓封同姓既以金路則賜同姓亦當以金路矣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賈曰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晉世家注服曰矢千則弓十　詩彤弓疏

案說文彤丹飾也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廣雅釋器丹朱並云赤也旅說文新附有之正字當作鱳說文鱳齊謂黑爲鱳是也省字當作盧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矢百是也假字當作旅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故聲與盧得通釋文云旅本或作旅非也者陸氏誤也公羊定四年傳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以備用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器本禮記王制彼注云得其器乃敢爲其事服云矢千則弓十者旅弓無數以上彤弓矢之數測之故杜亦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文侯之命所謂盧弓一則賜盧矢亦可準矣觀注文如此則釋文云本或

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輒加也信然周禮大司寇入東矢注古者一弓百矢東矢其百个歟疏即據尚書與此傳文而荀子論兵篇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矢五十矣詩泮水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一弓亦矢五十矣彼疏謂在軍之制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其說良然

秬鬯一卣　賈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　晉世家注

案秬黑黍爾雅釋草文說文作鬰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爾雅云秠一稃二米說文禾部有秠亦同爾雅文則此鬰下云一稃二米以釀兼秠言之非專指鬰也郭璞注秠云此亦黑黍則亦秬類說文或从禾鬯香酒者鬯之說有二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詩江漢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白虎通放鄭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周禮鬯人其介鬯先鄭云鬯香草說苑修文云鬯者百草之本是專以鬯爲香草也鄭氏於春官序官注則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於江漢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於易不喪匕鬯注及禮記王制注並云鬯秬酒也是專以秬黍爲鬯鄭君與諸說異者春官以鬱鬯屬鬱人以秬鬯屬鬯人則單舉之爲鬯連舉之爲秬鬯較然矣鄭君析名物辨同異故牲云鬱合鬯則鬱與鬯分又較然矣鄭君析名物辨同異故必以秬黍爲鬯也其實專以香草不能以釀酒專以秬黍不

足以達芬故鄭於春官序官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酒明堂位注鬱鬯之器也明鬯可統鬱也然則禮緯中候所云鬯草者明草以和鬯故得名鬯草猶菁茅之得稱包茅而不得謂香草即鬯孔氏曰古今書傳香草無名鬯者是也說文鬯以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口口器也中象米見鬯之得名以釀也云以秬釀鬱草見秬必備以鬱也若然秬黍爲鬯本名香草亦得爲鬯明兼名也雜記暢白以椒桂注所以擣鬱也周禮肆師大祭以鬯則築鬻注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足證鬱草亦得單名鬯周語鬱人共鬯則鬯亦可共自鬱人矣王制疏云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斯不然矣所以

降神者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疏云先求神後迎牲也是灌以求神即降神也卣器也爾雅釋器文傳疏引孫炎云罇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鬯人注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犧尊象尊皆爲卣也江漢疏云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詩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之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賜圭瓚然後爲鬯王制文

虎賁三百人　賈曰天子卒曰虎賁同上

案正義引國語云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是惟天子之士得稱虎賁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是虎賁之屬有卒也故曰天子之卒曰虎賁

稽首　賈曰稽首首至地也疏一曰稽首上同

案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拜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同上

拜君之拜

盟諸侯于王庭　服曰王庭踐土也同上

案云是踐土者以經文盟于踐土故斥言其地以別京師

自爲瓊弁玉纓　服曰謂馬飾禮記王制疏

案文選西京賦天子乃駕彫軫三駿駿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張衡所用卽本傳文說文引傳亦作璿弁弁纓屬於六駿駿之後是漢世解此文皆爲馬飾矣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段注說文引鞅作鞅以玉飾之杜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疏云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是孔於杜玉纓之訓他無佐證亦稱蓋以疑之矣

作三行　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大司馬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時晉已置上中下三軍矣故稱行以避六軍之名

軍令若仍軍名是六軍矣故稱行以避六軍之名

二十九年傳其音云聞之而信　賈服曰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

則知其嗜慾死上疑有生字各本周禮注疏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周禮夷隸疏

案大戴記易本命律主禽鹿禮記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故曰八律之音王制嗜欲不同疏云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是

嗜慾爲好惡矣生即犧生死即用犧言聽其鳴而得其情也
伯益明是術者伯益是舜臣言亦能聽鳥獸之言皇侃論語
疏云伯益能聽鳥語是也相傳如是當有所本史記秦本紀
崔曰調馴鳥獸揚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
木茂而已漢書百官表蔇作朕虞應劭曰蔇伯益也虞掌山
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蔇古益字周失其道吉謂東遷以後
若其盛時則制夷隸貉之言掌與鳥獸言其後官既不設
無能通禽獸之言介葛盧爲東夷反能審音故云官又在四
夷也昭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賈服引以證此

三十年傳鄭公子蘭出奔晉　服曰鄭逐羣公子故奔晉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宣三年傳言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此云本國亦其義
也
使待命于東　服曰待命於鄭東也同上
案說文待竢也
饗有昌歜　服曰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籩人疏
案昌歜昌本一物二名本即根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
昌本鄭注云昌蒲根也公食大夫禮醯醢昌本注昌本昌蒲
本菹也韓非子難篇文王嗜菖蒲菹與菹同說文菹酢菜
也又醓醢也酢菜今俗云醃菜是即醢亦即菹也

鹽虎形　服曰剋形同上

案剋與刻通魯顏刻莊子秋水篇釋文刻作剋說文刻鏤也周禮遬人形鹽先鄭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荀子富國云故爲雕琢刻鏤琢卽築刻卽剋是先鄭與服同也後鄭云形鹽鹽之似虎者賈疏以爲自然似虎形與服說異也

三十經猶三望　賈服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本疏○穀梁疏九引一年賈說周禮小行人疏引服說並曰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

案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元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三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衞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衞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

三十經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及慶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賈曰月者爲公慶不憂隕霜李梅實也釋例大夫卒例

案十二公之薨經無不繫月至自及災異或繫時不繫月此

十二月本爲公薨而繫以至自齊在前則併書之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異而不災無足憂者不因是而繫月

傳輕而無禮　服曰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胄

本疏

案詩彤弓傳橐韜也說文束縛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服曰腥曰餼儀禮聘禮疏○禮記聘義疏引作死曰餼

案今之氣說文爲气云氣饋客之芻禾也通爲饋遺之名儀禮聘禮之以其禮釋文餼猶遺也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埤蒼餼饋也饋遺爲餼則不獨芻禾爲餼牲牢亦爲餼矣故周語虞人獻餼注生曰餼禾米也聘禮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是也其實牲之生腥皆曰餼聘禮歸饔餼五牢饔餼對文故殺曰饔生曰餼此餼牽對文周禮象胥注飧牽謂其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則牽爲生餼爲腥矣服故以腥釋餼也詩漢廣釋文牲腥曰餼文選東京賦薛注腥曰餼可見餼之無定稱也禮器疏云腥生肉也然已殺故禮記疏引服云死曰餼

子墨衰絰　賈曰墨變凶晉世家注

案儀禮喪服斬衰裳傳曰衰三升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負廣出於適寸衰長六寸博四寸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傳又曰苴絰大搹去五分

以爲帶此衰絰之制也漢書律厤志五行志引僖五年傳均服振振皆作袀服振振晉書音義云袀戎服也說文袀元服也元色黑戎服所宜今此衰絰是凶服故墨以從戎爲稍變凶也

遂墨以葬文公　服曰非禮也同上

案禮記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是禮於葬服有定今墨以葬是非禮也

文夫人敬而葬之鄑城之下　服曰鄑城古鄑國之墟詩緇衣疏

案鄑詩作檜詩譜云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疏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墟者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云故所居也

作主非禮也　賈曰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於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雩告傳故上係此文於僖公篇釋例作主禘例

案不順祀自文公始而云僖始不順祀者八年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非禮是不順祀即致哀姜之事是年經公薨于小寢傳謂即安故譏其終則小寢也易繫辭既有典常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慢典常者慢其常度也文公緣僖公之事而生邪志作主緩至二年故曰陵遲荀子宥坐云陵遲故也注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夫人歸嗣子雩告

謂文公夫人出姜大歸於齊及子赤子惡爲東門遂所殺作主事當繫文而繫於僖公之終篇明僖有以啟之也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服曰特祀于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儀禮士虞記注凡祔已復於寢疏曰天子諸侯儀禮士虞記疏

案謂在寢者儀禮士虞記主反於寢杜此注云以新死者之神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亦用服義也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閒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主肅主之檀弓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主之喪大記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畢者爾雅釋詁盡也謂禫祭後喪乃盡也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衆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遭遇也言禫後遇四時之祭得行祭於廟也士虞記疏曰遭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是也鄭注士虞記云練而後遷廟周禮鬯人疏云案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葬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

鄭義也若然則鄭義以祔之後主復於寢練之時主遷於廟練祭卽在廟是行祭於廟不待三年喪畢矣然穀梁疏云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案此則練時未遽遷主卽以穀梁傳文言之僅曰壞廟不曰遷廟則遷廟在三年喪畢之後是以范甯云將納新神言將則有待明非一時事矣士虞記疏云若然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按祔當申齊祔之辭不得不在廟故行祭於廟若練在廟而大祥禫復在寢遷主反主黷神不已甚歟是大祥禫在寢練祭亦當在寢明矣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禮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曰謂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若然禫月遇吉祭猶未與羣廟行祭之列謂朞年後烝嘗得遽行於廟乎是三年喪畢遭烝嘗乃行祭於廟服義於禮爲順杜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

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於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寡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案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惟嘗禘宗廟侯吉也王制疏云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杜不盡用禮記也愚謂杜解不獨與禮經相違且與傳文相戾傳言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者承立主之文以明主之所在也言喪未畢主復于寢練大祥禫皆在寢言特祀者特之言獨也喪既畢主遷於廟烝嘗禘乃在廟皆就作主立說杜泛及四時常祭非傳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六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八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文公

元年傳楚國之舉　賈曰舉立也楚世家注

案舉訓立者引申之義

忍人也　服曰言忍爲不義同上

又欲立王子職　賈曰職商臣庶弟也同上

能事諸乎　服曰若立職子能事之同上

案周禮內小臣疏若不定之辭也

能行大事乎　服曰謂殺君同上

二年傳不登於明堂　服曰明堂祖廟通典四十四

案服以明堂祖廟爲一祖廟謂太祖廟鄭氏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則與服異禮記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魯之太廟用周明堂之制非魯亦有明堂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服曰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本疏

案詩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稷配天極尊不得云不先后稷故降舉不窋國語周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昭注不窋棄之子是也后稷爲周始祖今既舍以明尊則契爲商始祖亦當舍契以其下當不窋鯀爲禹父今言文武者舍王季而上及不窋則諭禹者亦當舍鯀而上溯鯀祖乃於禹曰不先鯀於湯曰不先契與言文武所不先異者正以禹湯異代故約略言之不妨參差也

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賈曰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本疏

案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賈所本也

取王官及郊　服曰皆晉地不能有秦本紀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卽王官城也郊史記作鄗正義曰鄗音郊當爲臨晉平陽閒小邑知不能有者王官郊皆在河東其濟茅津而還未嘗設守是不能有也

封殺尸　賈曰封識之同上

案禮記樂記封比干之墓注積土爲封識讀爲故以其旗識之之識史記孝武紀索隱識猶表也

舉人之周也　服曰周備也同上

案易釋文周備也此常訓杜云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四年傳圍邧新城　服曰秦邑新所作城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邧在同州府澄城縣境新城卽梁之新里也

秦取之謂之新城今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

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曰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本疏

案荀子大略輿馬曰賵玉貝曰含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其隱元年傳云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含賵當異人者禮記雜記含者執璧將命上介賵執圭將命是含賵異人之證今歸含賵惟使榮叔是一人兼兩使矣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也書且以譏之者穀梁傳其曰且志兼也何休公羊傳注且兼辭詩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曰譏之

傳不祀忽諸　服曰諸辭詩邶柏舟疏

案辭猶云語助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　賈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晉世家注

案霍本周霍叔處封地晉獻公所滅今爲先且居食邑故稱霍國語晉語注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又蒲城伯請佐韋昭注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是以蒲城爲食邑此又曰霍伯者當是兼食二邑也

六年傳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服曰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本疏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曰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詩黃鳥疏

案白虎通姓名篇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

齊有高國崔也子車當爲秦大夫其後子孫以王父字爲氏矣禮記檀弓注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詩黃鳥序箋云自殺以從死服云殺人以葬則三子非自殺矣詩疏云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若然雖自殺與殺之者同故曰殺人以葬也璇與旋同莊子達生釋文引司馬注旋圓也漢書律厤志注還讀曰旋公羊莊十年傳注還繞也環與還同國語齊語注漢書食貨志注呂覽節喪注並云繞也殉从旬說文旬徧也然則殉者殺人徧繞以衛死者也史記說此事曰從死者百七十人是不止三良從故可璇環其左右也

晉人以難故　服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晉世家注

案漢書賈山傳注數屢也此常訓患難謂奚齊卓子惠懷之

難

難必舒矣　服曰舒緩也本

案正義本作抒云服虔作舒舒訓緩者爾雅釋言文

辰嬴嬖於二君　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晉世家注

案始稱懷嬴者傳以懷公之謚繫之此稱辰嬴者從其後謚也

班在九人　服曰班次也同上

案儀禮既夕明日以其班祔注國語齊語班序顯毛注並云班次也次者楚辭思古宗鬼神之無次注第也言等第也同上

其子何震之有　賈曰震威也

案易震來厲注震之爲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詩長發

有震且業箋云震猶威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

成二年傳畏君之震震亦當訓威杜云動非傳意也

七年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服曰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詩渭陽序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晉出者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此十四年傳齊出獲且長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也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

文公之入也無衛白服曰衛從兵也同上

案易大畜注衛護也呂覽恃君注衛扞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宿衛之官說文衛宿衛也漢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然則直宿則爲宿衛守宮門則爲衛屯兵行則爲從兵矣宿衛衛尉雖漢制可舉以相例也漢書韓信傳注從從行也廣雅釋詁從行也從行之兵即下所云徒衛於地皆謂之置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服曰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也同上將焉寘此服曰寘置也同上此太子同上○晉世家注

案易坎寘於叢棘釋文云張作置昭四年傳疏云禮置器物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服曰如子善爲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大戴記保傅篇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傅言教太子至國君世子亦猶是也善爲教誨即早諭教之道也使之有賢才即開於道術也知人君之道即知義理之指也賜猶惠者荀子大略賤者惠焉注惠亦賜也是賜惠義相輔也美其教者保傅所云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是也惡其教不至者保傅所云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是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曰君歿未久其言聲語氣尚在耳同上

案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發乎聲注聲言也是言本聲也論語出辭氣是言有氣也故曰言聲語氣

諸大夫皆患穆嬴　服曰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同上

案顧命書篇名釋文引馬注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史記集解引鄭書注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顧命之名施於天子而諸侯亦得稱顧命者禮緇衣葉公之顧命是已彼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今襄公顧命即上此子也才數語

且畏偪　服曰畏偪迫無置公云畏他公子徒來相迫也同上

案淮南精神注迫切言迫切無以置靈公即上文將焉寘此是他公子謂公子樂輩也

八年傳春晉侯使解揚　服曰解揚晉大夫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作楊注引服義亦作楊當是裴駰據史文所改

九年經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賈曰箕鄭禆及非首謀本疏

十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服曰叔仲惠伯魯世家注

案見傳文

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服曰反不書者施而不德本疏

案施而不德襄二十九年傳文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施惠也僖二十四年傳疏荷其恩者謂之爲德施而不德

惠而不自以爲恩也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皆書歸則蕩意諸亦當書而史不書者僭不以爲功也杜云史失之衛冀隆同服義

鄭瞞侵齊遂伐我　服曰伐我不書諱之　本疏

案經書侵齊而伐我不書是史爲本國諱也楚辭謬諫恐犯忌而干諱注所隱爲諱

富父終甥駟乘　服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　晉世家注

敗狄于鹹　服曰鹹魯地也　同上

脅其喉　服曰脅猶衝　同上

案脅史記作春春正字說文春擣粟也从廾持杵以臨臼杵省然則假借之以器衝人亦謂之舂作脅俗字也脅猶衝者

六年傳疏云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舂之爲言蠢也今舂聲近衝故爲衝也國策齊策注衝突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服曰子駒魯郭門名也　同上

案管子度地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有門故曰郭門顧氏棟高曰子駒之門魯西郭門惠氏棟曰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拔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詩皇矣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至春秋之世容有斷首以獻者故說文云聝軍戰斷耳也馘聝或从首斷耳故从耳則从首或斷首矣今埋首在郭門者是告馘之後就近埋之也史記集解引皇覽蚩尤冢又有肩髀冢

是身首異埋者不自春秋始矣

以命宣伯　服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同上

案僑如史作喬如或服本亦作喬釋文僑如本又作喬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喬如是古作喬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今得臣以名其子亦是表功之意故服云旌識也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服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翟國名　同上

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司空元年在周平王六年卒於魯惠公之二十一年爲魯隱公元年云在春秋前二十五年上溯穆公宣公以及武公也其鄭瞞伐宋不審在武世何年耳鄭瞞長翟國名者釋文鄭說文作鄗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按釋文略本國語魯語

獲長狄緣斯　賈曰喬如之祖　同上服曰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　本疏

案僑如榮如皆言埋其首是身首異處矣於緣斯不言首埋何地是身首同埋於戰地故也三子謂皇父穀甥牛父也下文皇父之二子死焉賈以二子爲穀甥牛父是三子皆死烏能殺緣斯故知是士卒獲之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二子皆死　本疏

案杜從賈義正義曰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

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又曰下言宋公以門賞彤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近之王尚書經傳釋詞曰之猶與也引此文從賈說又引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二之字皆訓與是也顧氏炎武曰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彤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其說亦是

齊王子城父　賈曰王子城父齊大夫齊世家注

衛人獲其弟簡如　服曰獲與喬如同時魯世家注

自安于夫鍾　服曰自安猶處也夫鍾邴邑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爾雅釋詁安止也說文處止也故訓安爲處

國人弗循　服曰循順也同上

案漢書注皆以循爲順詩江漢箋使循流而下釋文循本亦作順是循順通也今本循作徇

十二年　經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曰河曲晉地秦本紀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傳　郟人立君　服曰立君改立君不命於天子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

與戲見王王立戲注以爲太子是諸侯太子命於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得立爲君亦命於天子也今郟太子在外而國人改立衆子爲君是既易受命之太子則其君之立不順故傳曰郟人立君明國人衆立之非命自天子也太子以夫鍾與郟邽來奔服曰郟邽亦邑名一曰郟邦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郟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言之惠氏士奇說一曰郟邽邦之案云亦邑名者蒙上夫鍾言之惠氏士奇說一曰郟邽邦之寶圭則邽當作圭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儀禮聘禮注圭贊之貴者故稱爲寶圭古者器物之貴者恆以國繫如顧命稱越玉夷玉明堂位稱崇鼎貫鼎傳稱紀鬲鼎此郟圭亦其例也文王世子言世子問寢視膳傳言太子監國撫軍今郟太子出居外邑子職不供宜乎國人勿從舍之更立因而挈邑輦寶出奔他邦謬矣

取鬻馬　服曰晉邑也秦本紀注

案江氏永曰棄纂云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鬻馬城一名涉邶

十三年大室屋壞　服曰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北史七十二隋書四十九引太廟下有大室二字○明堂位疏引作太廟之室

案禮記月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書洛

詁王入太室祼馬注廟中之夾室夾室有東西言太則不得以夾室當之馬注誤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則魯之太廟之室亦名太室矣服所云太室卽月令之太廟太室也其云太廟之上屋者攷工記匠人於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則周之承殷可知故明堂位曰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是周之廟飾有重屋而魯亦有重屋可知漢書五行志說此事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服云上屋卽重屋也按此太廟太室直是周公之廟公羊緣室宇起義以魯廟二室同於文武世室遂改太爲世指爲伯禽之廟穀梁於經文未改而義同公羊經不誤而傳誤也正義曰左氏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太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案左氏經爲太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也今案吳氏澄謂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爲大據一傳以駁二經失之武斷矣

傳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服曰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污辱本疏

案賈子道術放理潔淨謂之行反行爲污漢書鼂錯傳注污辱也廣雅釋詁辱污也二字轉相訓不可污辱言不可犯以非義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濁水不流曰污儀禮士昏禮注辱

注以白造縞曰辱

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服曰晉之魏邑大夫　秦本紀注

案壽餘史作讎餘詩魏譜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汲郡古文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故壽餘以魏叛入秦於秦易信

繞朝贈之以策　服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

案策說文云馬箠經傳多假策爲冊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以竹爲之故說文冊古文从竹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杜氏春秋集解序云大事書之於策故曰策書傳氏左傳補注曰蓋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若然則所贈之策之言當即留會之言以隱

示秦之有人雖請留之言不著於傳然傳曰吾謀不用當有其事矣服故不以馬箠釋策而曰策書也　劉炫曰惠氏棟聘繁書介弼盛繞朝瞻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補注劉毓曰春秋賦載馳之四章　服曰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詩載馳疏

案載馳五章屬鄘風詩本四章服歷舉亦祇四章並以無我有尤在四章下大夫君子二語亦在四章不得有五章此云五章五當作四字之誤也詩鄘衛譜疏若許穆夫人所作

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服卽約此序文也云戴公失國者僖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漕非其舊都故曰失國卽序云露於漕邑是也唁者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作以自痛者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謂載馳爲夫人親作是自痛而作此詩也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歸甯兄弟者詩葛覃傳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泉水序衛女思歸也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旣則使大夫甯於兄弟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旣歿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啜思不遠者二章詩云旣不我嘉又云我思不遠是也許人尤之者彼傳云尤過也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卒章無許人不聽之意非許人不聽卽三章許人尤之眾稱且狂儀禮燕禮注遂猶因也則服謂有三章而因賦四章不得謂卒章卒當爲三字之誤也言我遂往詩云我行其野是無我有尤亦詩辭

十四經齊人執子叔姬　服曰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

年　辭本　疏

案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卽位齊商人弒舍是舍爲叔姬子閔卽愍詩載馳序釋文閔本作愍廣雅釋詁愍傷也儀禮喪服傳故子生三月注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若未出嫁謂之在室今叔姬爲齊夫人矣經不稱夫人而稱子者蓋自魯錄之猶似未嫁者然所以閔之也

十五年傳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服曰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本疏

案宋六卿司馬居其一故知爲卿也侈而不度者說文侈一曰奢也度法制也以君命修好結盟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是出聘奉君命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故服約以爲文知官爲屬者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其者其先祖也則傳曰其官其指華耦故知官爲屬也傳曰皆從之則空官廢職矣荀子王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注官人列位之人周禮掌固注職謂守與任是有位謂之官任事謂之職今其官皆從非曠位而弛業乎乃魯史猶書其字以尊貴之是不知其非者也

史佚有言曰 服曰史佚周成王太史玉藻疏

案周禮春官有太史注史佚爲周成王太史者書洛誥逸祝冊鄭注使史逸讀其所作冊祝之書無逸篇大傳逸作佚是

逸卽佚也大戴記保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此封若史佚冉請擇日立叔虞皆史佚爲成王時人之證也

一人門於旬巂一人門於戾邱皆死　服曰魯國中小寇非異國侵伐故不書也　本疏

案鄭注舜典云强取爲寇又注費誓云寇劫取也此蓋國中剽劫之寇非他國來相侵伐故傳紀二子禦寇而死而經不書何寇也

十六年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服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飽不肯也　宋世家注

案襄夫人爲周襄王之姊見文八年傳爾雅釋詁肯可也此

釋可爲肯轉相訓

十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　服曰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見伐　本疏

案經書伐西鄙傳言伐北鄙是再來伐西鄙書謂經書之也北鄙不書者經不書而於傳發之也諱仍見伐者廣雅釋詁仍爲頻也

仍再也漢書注皆以仍爲

以簚陳事　賈服曰簚敕也　本疏

案正義曰簚之爲敕無正訓先儒相傳爲然也說文無簚字新附字有之鈕氏樹玉曰簚疑古作簚玉篇簚敕展切解也備也引左傳曰寡君願以簚事簚敕也據晉語陽畢曰厚戒簚國以待之韋注簚猶敕也是簚義與簚同方言簚敕戒備

也又云備該咸也箴从咸或聲兼義更與箴合又形聲亦相
類故疑古作箴
鹿死不擇音　服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
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本疏
案詩鹿鳴傳鹿得萃呦呦然鳴而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
相呼約毛公傳意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者文選吳都賦
注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劉炫云不擇音聲而出之
言甚急也杜云音所荫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
杜意言本當作蔭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
依止之處以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荫蔭之所傳
文所論止言其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

以爲音聲而規杜非也按鹿死不擇音爲古人成言莊子人
閒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象注野獸聲之窮地意急情
盡則和聲不至是音爲音聲之音未嘗改字至下文鋌而走
險是言困迫將死之狀非論其依止之處傳明云走險孔氏
乃云得險則停更與傳意相違云急何能擇仍言不擇音也
吳都賦菈攡雷碌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卽鋌而走
險急何能擇旨也服不改字合於古義劉芬晃曰洪氏頤煊
甫規傳傳稱鹿死不擇音謹
冒昧略上亦是從音聲之說
秋周甘歜敗戎于邲垂　服曰邲垂在高都南水經伊
水注
案水經注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邲垂亭司馬彪郡
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

曰舊說言郤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疏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旨密矣

十八年傳而使歜僕　賈曰僕御也齊世家注

案詩正月箋云僕將車者車攻傳御御馬也古佐綏之人或稱僕或稱御禮記曲禮僕人執策儀禮既夕御者執策是也故謂僕爲御

襄仲莊叔如齊　服曰襄仲公子遂魯世家注

在九刑不忘　賈服曰正刑一加之以八議周官司刑疏○本議刑八卽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疏引服云正刑一謂五刑中之一也加之以八

案書舜典五刑有服馬注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周禮司刑疏引鄭注正刑五則此云正刑一謂五刑中之一也加之以八議者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　服曰八人禹垂之屬也本疏

謂之八愷　賈曰愷和也五帝本紀注

案正義曰和言其和於物也愷訓爲樂樂亦和也

謂之八元　賈曰元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善言其善於事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賈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同上

案大荒東經云帝俊生帝鴻帝俊郭氏以爲帝舜也畢氏沅據帝王世紀定爲帝嚳傳所云帝鴻氏未審與山海經相合賈云黃帝不知何徵古籍云亡難以審定不才子其苗裔驩兜者太元積注元孫之後稱苗裔

謂之渾敦　服曰獸名本疏

案山海西山經云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畢氏沅曰江讀爲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愚按畢氏之說非也經云渾敦無面目言其象帝江則其名經云神服云獸不得以帝江當之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旋食物經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則實有此獸爾雅翼亦引

帝江爲渾沌誤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　服曰金天氏帝號五帝本紀注

案昭十七年傳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漢書律厤志曰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高誘注淮南天文訓云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史記索隱引宋衷云元囂青陽是爲少皞繼黃帝立帝王世紀云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按此是高誘以青陽卽少昊宋衷皇甫謐以元囂卽青陽亦卽少昊史記五帝

紀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又云自元囂與蟜極皆不
得在位大戴記帝繫亦云青陽降居汦水愚謂禮記月令云
其帝少皞合之鄒子所云則史記大戴記皆不足據而宋衷
皇甫謐以少昊卽元囂青陽亦不足據班固高誘以少昊爲
黃帝子若孫則黃帝土德少昊金德子孫與祖父異德亦無
是理蓋少昊自承黃帝子孫之後易世而有天下者不必其
託體於黃帝也

服讒蒐慝　服曰蒐隱也　本疏

案公羊桓四年傳秋曰蒐昭八年經蒐于紅釋文並云蒐亦
作廋是蒐卽廋國語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方言
同故服以隱訓蒐

謂之窮奇　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　五帝本紀注

案知窮奇卽共工氏者書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三
國吳志陸抗傳抗稱靜譖庸回唐書攸戒是尚書文有作靜
譖庸回者此傳所稱靜譖庸回當本堯典文則窮奇爲共工
矣其行窮而好奇者正義曰行惡終必窮是所好奇異於人
也服釋渾敦檮杌饕餮皆援獸名此注疑已佚也西山經邽
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獟狗是食人海內
北經云窮奇人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一曰從足
謂之檮杌　賈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　五帝本紀注　服曰
案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
尺能鬬不退　本疏

案杌从兀元从兀聲頑从元聲云頑凶以同音字釋杌義也
檮壽聲疇亦壽聲疇者類也云無匹以同義字解檮字也檮
杌本獸名無正訓故賈以音義相近爲訓禮記祭義云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夏爲鯀後而祖顓頊則
顓頊之後爲鯀故以檮杌爲鯀也神異經相傳東方朔著今
刊本文畧有異服引之者亦以檮杌爲獸名也
縉雲氏　賈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
之官也五帝本紀注
案國語晉語炎帝爲姜是姜爲炎帝之姓故曰姜姓炎帝之
苗裔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是縉雲爲黃帝時官名
故曰在縉雲之官服氏彼注云夏官爲縉雲氏

謂之饕餮　賈服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本疏○按貪財二句
相傳爲然是服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本疏
杜襲舊注　案說文餮作餮餮並云貪也賈服以貪財貪食分之者說
文饕又作叨古名泉爲刀叨从刀故以財言之餮从食故以
食言之山海北山經云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
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
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呂覽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
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服亦以山海經之狍鴞爲饕餮
故所引卽狍鴞狀閩本監本毛本並作身如牛宋本作身如
羊是也
投諸四裔　賈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五帝本紀注

案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馬注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注五服已五千又弼成萬里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二千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里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禹貢鄭注堯之五服五百里耳禹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若然四面去王城各五千里此云四裔去王城四千里者賈以荒服計去王城爲四千里也國語晉語以實裔土注裔荒裔也方言云裔夷狄之總名史記五帝紀云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崇伯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是四凶放流皆在夷狄故曰四裔也

以禦螭魅　賈服曰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嗷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周禮神士疏○五帝本紀注引）

服說螭魅人面云云同

案螭說文作离云山神也獸形廣雅釋天山神謂之离是螭本作离說文引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書牧誓如熊如羆史記引作如豺如離徐廣注離與螭同皆离字假借若然則山神之字及歐陽喬說皆當作离本不从虫从虫者說文所云若龍而黃者也傳文及文選西都賦扼熊螭並作螭者繕寫之誤也魅說文本作魁或作魅周禮凡以神仕者致地元物魁注百物之神曰魅春秋傳曰螭魁魁魎則此傳魅亦當作魁釋文魅本作魁是也說文魁老物精也周禮疏引服氏宣三年傳注魅怪物好惑人者玉篇惑迷也正義曰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遂出武穆之族　賈曰出逐也宋世家注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九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宣公

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本疏

案詩行露韓詩外傳以爲女許嫁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而不行劉向列女傳所載相同向傳魯學者也是韓魯合矣服此注引詩辭蓋本魯韓詩說以證夫人從喪娶爲非禮故經不稱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服本二傳爲說以見公與夫人一體喪娶非禮若以行露之貞女相例亦不女從可也乃竟來嫁於魯故不稱氏以略賤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曰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　本疏

案傳言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而經但書救陳知楚師已去宋晉師但及陳未及宋也正義譏之非是

二年傳文馬百駟　賈曰文貍文也　宋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貍首之斑然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貍三國志管輅傳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是貍獸之有文章者說文引傳作鵸云畫馬也許從賈受古學文飾雕畫比於貍文故曰文貍文也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服曰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爲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眾云叔牂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

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疏

案三說各自當日情事以臆斷之於理並順故服備列之

于思于思　賈曰白頭貌釋文。服同詩瓠本疏葉疏

案思訓白頭者詩瓠葉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斯鮮斯聲相近斯彼疏云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思相通詩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疏引作斯樂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故白頭亦得訓爲思也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來力知反又如字以協上韻是古本讀思如字讀來爲釐以協上韻言讀力知反以協上思韻又如字三字當在以協上韻之下其讀思爲腮讀來如字合於今讀然列爲第二可見非正讀也

厚斂以彫牆　賈曰彫畫也晉世家注

案說文彫琢文也詩棫樸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說文彫之本義以爲琢文與琱玉之琱同然从彡彡毛飾畫文也則彫亦可爲畫也詩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何休公羊定四年注天子彫弓是敦彫同彫亦畫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曰蹯熊掌其肉難熟同上

案爾雅釋獸貔狐貙豹醜其足蹯說文引作其足蹞又云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是獸足皆得名蹯掌足通稱故此云熊掌也公羊此年傳注國語楚語注並云蹯掌也孟子告子注熊掌熊蹯也蓋互訓也文元年傳王請食熊蹯而死杜

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是其肉難熟也
使鉏麑賊之　賈曰鉏麑晉力士　同上
遂跣以下　服曰趙盾徒跣而下走　本疏。釋文遂扶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
案說文跣足親地也禮記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燕則有跣爲歡也儀禮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韠而登席公怒是古者見君當解韠則足親地故曰徒跣趙盾侍燕聞獒明之言而悟不暇納屨遂跣而下走也杜本跣作扶校勘記引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按杜於此無注釋文云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杜本或亦作跣

正義本作扶或所見本異耳
公嗾夫獒焉　服曰嗾取也　本疏
案釋文云嗾服本作啑然本疏引服云嗾取也與釋文異疑正義誤也考啑字說文玉篇皆無集韻始收閩本監本毛本注疏啑作取段氏玉裁曰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作取注云取嗾也愚謂段氏說是也取當爲趣之省莊子齊物趣舍不同釋文趣字或作取可證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趨本又作趣禮記月令趣民收斂釋文趣本作趨趨有疾使之意趣有乃苟一音與嗾相近是服本趣省爲取也
宦三年矣　服曰宦學仕也晉世家注。曲禮疏引宦學也無仕字當補
案禮記曲禮宦學事師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

習學六藝服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學下脫仕字學職事爲宦所以詮明學仕之義

不告而退　服曰不望報同上

爲法受惡　服曰聞義則服同上

案管子任法注服謂屈服言宣子聞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言而遂屈服惠氏棟云聞義則服弟子職文也

詛無畜羣公子　服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本疏

案詩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彼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

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驪姬搆難恐里克之徒不服故與獻公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二子謂奚齊卓子也國語晉語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即此詛無畜羣公子事也又曰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即此下文云自是晉無公族也

以爲公族　服曰公族大夫也晉世家注

案詩彼汾沮洳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故公族大夫得單稱公族猶周禮掌國子之倅者

稱諸子也成十八年傳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趙盾爲軘車之族　服曰軘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疏

案今本作旄車釋文旄一本作軘一本與服同也戎車之倅周禮車僕文彼作戎路之萃後鄭注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旄車爲戎路者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旄故又謂軘車

三年傳觀兵於周疆　服曰觀兵陳兵於周也楚世家注

案國語周語先王耀德不觀兵注觀示也此訓陳者謂陳列兵械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賈曰王孫滿周大夫周本紀注服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世家注

貢金九牧　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楚世家注

案禮記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彼疏云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九州據夏制言之書禹貢揚荆二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疏引鄭注三品者銅三色也孔氏申鄭義曰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銀鉛銀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按此則此之貢金亦當是銅考工記輈人云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此鑄鼎之金即考工記

之金均無銅也禹貢荆揚二州貢金是常貢此以鑄鼎之故令九牧皆貢所謂錫貢也

鑄鼎象物　賈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 同上

案所圖物即上文遠方圖物也管子立政注著標著也畢氏沅山海經序云海外經海內經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

螭魅魍魎　服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 周禮神士疏

案說文魑老物精也故曰怪物國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載祀七百　賈曰載歲也祀年也商曰祀 楚世家注

案載歲者謂載爲語助爾雅釋天商曰祀周曰年而賈以年釋祀者邵氏爾雅正義曰左傳疏引李巡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其名不相襲而義則相通故載即歲也李以爲載即歲故賈以爲祀即年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賈曰姑南燕姓 鄭世家注

案說文姞黃帝之後伯斿姓也后稷妃家或作吉詩都人士謂之尹吉

夢天使與己蘭　賈曰蘭香草也 同上

案說文訓同

余而祖也　賈曰伯儵南燕祖 同上

案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姞其一也伯儵當是受姞姓也

文公報鄭子之妃　服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服也淫親

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雄雉疏

四年傳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賈曰二子鄭卿也鄭世家注

子公之食指動　服曰第二指鄭世家注俗所謂啫鹽指也本疏

案儀禮大射禮右巨指鉤弦注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按此巨指爲第一指順數之即食指則食指爲第二指矣孟子告子章趙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則將指爲第三指矣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啫喋也蓋漢時語也

以貫笠轂　服曰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土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本疏

案說文轂輻所湊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又曰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言轂者未嘗及蓋而此云轂之蓋如笠蔽轂上以禦矢者說文轅衣車蓋也集韻一曰戰車以遮矢也淮南氾論渠幨以守注幨幰也所以禦矢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蒼頡篇布帛張車上爲幔幰是戰車上有幔幰矣說文帷一曰車衡上衣即朱芭詩之錯衡是車衡上有衣矣若然則轂以利轉亦必有物護之始不爲矢所礙其形如笠故即以笠名之也作傳者又慮訛爲簑笠之笠故稱曰笠轂猶輮輻稱衣車行戟稱幢棨也一曰車轂上鐵者說文車車軸專也車蓋車軸之末見於轂外者考工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

三以爲軹鄭司農注軹小穿也而出於此穿外爲軎然古法
軹軎多不分周禮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軑杜子春云
軑當作軹謂兩轄也軎說文重文作轋是析言之則轂之小
穿曰軹穿自軹中者曰軎渾言之則軸末轂末並得爲軎也
史記田單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城壞
齊人走爭塗以轋折車敗惟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鄒析子
無厚篇夫木擊折轋若然以轋易折故轋與軹之交必以鐵
裹之廣雅釋器轛轋也轛之言籠也言籠繞其轋也轛轋
鐵於轂外以保轋非即以轛繞爲轋也足證鐵籠之制自昔
兵戰時已有之此曰笠轂即鐵籠歟以軸末轂末並得爲轋
故田單傳曰車軸末此曰笠轂言冒於轂末也或曰兵車旁

幔輪謂之笠轂者兵車旁謂兵車兩旁幔輪當作幔轂考工
記望其轂欲其眠也進而眠之欲其幬之廉也注幬幔轂之
革也又曰幬必負幹注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羸不足幬革
即采芑詩之約軧傳軧長轂之軾也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
軧說文亦作軑从革孔沖遠以爲長轂名非也軧即考工記
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
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考之軧按此兵車暢轂當有幬矣賈公
彥曰幬覆也謂以革覆轂也晉書天文志載蔡邕蓋天論其
言天似蓋笠是笠亦有覆義故幔轂亦稱笠轂也笠轂之制
於傳無徵服亦以意解之故列諸說以見闕疑之意焉

五經 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賈曰不書奔喪諱過也　釋例弔贈卒例

案傳曰公如齊奔喪考君親奔喪非禮也經祇書如齊所以諱其事而傳明言之

十一年經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賈曰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　本疏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曰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　本疏

案呂覽情欲知分注並云叔敖蓮賈之子蓮蔿為同

申叔時使於齊　賈曰叔時楚大夫陳杞世家注

十二年傳卜臨於太宮　賈曰臨哭也　御覽四百八十

案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以檀弓哭於寢門例之則臨亦哭也呂覽觀表還車而臨注亦曰臨哭也

且蔰出車　賈曰蔰出車陳於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　同上

案蔰說文作蹗里中道也从𧾷其皆在邑中所共也篆作蔰今作蔰隸省古之蔰今之街也若今以來而長者為蔰爾雅釋宮所云宮中衢謂之壺是故賈以街蔰連文經傳無街字天街之星街亭之制街衢之名街彈之碑皆著於漢疑即蓮之變文蓮說文本从耒耒又从先得聲不得轉為街釋文讀蓮為求龜反則與圭音相近蓮之轉街其秦漢時歟降說文下也久部有夅云夅服也此戶江反之正字作降通字也公羊莊八年傳曷為不言降吾師注降者自伏之文今出車則示欲戰之狀不肯為自伏之計矣惠氏棟曰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守埤者皆哭　賈曰埤城也　同上

案埤今本作陴說文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埤增也是陴正字埤假借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埤蒼俾倪城上小垣也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詩傳埤訓厚說文埤訓增皆有增高之義故陴可通埤賈不云城上女牆而曰城者亦以助城之高故舉大名以統之也國語晉語反其埤注城上女垣墨子備城門篇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倪爲埤之壘韻說文陴籀文从高亦以統於城郭也

入自皇門　賈曰鄭城門楚世家注

鄭伯肉袒牽羊　賈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同上

案國語晉語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廣雅釋詁隸臣也是隸亦臣也說文隸附箸也臣附矣肉袒牽羊示臣服者古禮有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也儀禮覲禮侯氏肉袒爲覲君之禮周禮大宗伯卿執羔注羔羊孝羊卽執羔之旨皆臣禮也

孤不天　賈曰不爲天所祐同上

案易大有交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鄭伯言不爲天所助

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賈曰潘尪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同上

案下文欒武子曰師叔楚之崇也故知尪字師叔子良穆公

子

韓厥爲司馬　服曰厥韓萬元孫本疏

案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載盟諸侯之要言曰及其元孫言以元孫爲遠孫也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昭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孔張爲穆公之曾孫亦云昆孫可證散文言之曰元曰昆爲遠孫之統稱未必盡合雅訓也服以世本不可盡信故稱元孫以槩之也

觀釁而動　服曰釁閒也釋文

案文選東京賦巨猾間釁卽釁之俗字薛注釁隙也隙閒義同兵法所云乘隙而入也

堯子曰　服曰食菜於堯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京師篇采作菜云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國語周語乃流王於堯注晉地漢爲堯縣屬河東今曰永安詩韓奕汾王之甥簑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堯堯在汾水之上按此當卽堯子食菜之堯

在師之臨　服曰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

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疏

案坎下坤上爲師坎爲水坤爲衆震爲雷爲長子並說卦文

互體爲震者師卦二之四爲震也雷鼓類者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革而出故曰鼓禮記月令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是雷與鼓類也巡者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巡者循也師象辭地中有水師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過於水是巡水而行猶言循衆而行故曰有行師之象焉兌下坤上爲臨坤爲地兌爲澤並說卦文坤在上故曰居地兌在下故曰俯視於澤臨象辭澤上有地臨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毉子尸之　服曰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師弟子輿尸凶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本疏

案毉子主此必敗之禍服引師卦六五又以輿尸之象解此尸字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師六五爻辭長子帥師至使不當也師六五象辭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宋衷曰弟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卦義如此而服云佐之於元帥者以佐當弟子元帥當長子時毉子爲中軍佐元帥謂荀

林父下文子爲元帥是也而專以師濟者謂以中軍佐濟軍必破敗而輿尸者師六三師或輿尸虞翻曰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此謂堯子有是象也

簍路藍縷　服曰言其縷破藍藍然本疏

案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破敝則縷稀散矣藍藍當是漢時方語服故以狀衣之縷破也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服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周禮夏官序官疏

案知左右廣各十五乘者下文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故也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杜引司馬法同言廣有卒爲承者下注承有偏對偏而言則承爲正矣

卒偏之兩　服曰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同上

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案偏者國語晉語君賜我偏衣注偏半也百人爲卒五十人半之故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周禮司馬序官文廣有卒有偏有兩蓋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卒外復有偏五十人偏外復有兩二十五人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七十五人從之然則傳當云卒偏兩明矣必云卒偏之兩者猶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以之爲與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服曰兩飾也掉正也本疏

案惠氏棟曰鄭注周禮環人引作摽馬釋文引徐先民云兩

或作摛按此則兩本摛字故服杜訓爲飾愚按說文兩本作
兩兩下云兩平分也兩下云兩平也說文飾尹也釋名釋言
語飾拭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司尊
彝注說酌者帨拭勺而酌也釋文作飾今本作拭是飾拭古
今字兩馬者謂分其毫而平拭之故服以飾訓兩也六朝人
尋繹服義不得其解以飾是刷治故於兩加手證成之釋文
所云或作摛者是也鄭氏注文兩作摛者亦後人所改摛字
玉篇廣韻皆無之知舊祇作兩無作摛矣掉爲正者正卽整
說文整从正正亦聲整亦同振故振旅亦曰整旅文選西京
賦振天維薛注振整理也

射麋麗黿　服曰麗著也黿背之隆高當心本疏

案易離象辭離麗也注麗猶著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書著
相附著也云黿背之隆高當心者正義曰黿之形背高而前
後下此射麋麗黿謂著其高處北史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工
騎射父每曰令出田還卽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黿達腋羨獲
雖多非要害之所又曰明月必背上著箭明月卽光字若然則獸
之背隆高者爲黿矣

魏錡求公族未得　服曰錡魏犨子本疏

使軘車逆之　服曰軘車屯守之車本疏○襄十一年傳疏

案說文軘兵車也服以字从屯故云屯守之車从指事之義
文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是單
言之曰屯兼言之曰屯守矣

楚人甚之脫扃　服曰扃橫木校輪閒釋文○本疏引作有橫木投於輪閒

案扃橫木者禮記曲禮疏曰奉扃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若然則扃爲橫木矣說文橫關木也段氏曰古从橫字祇作衡不作橫橫者枕也愚按說文且部且从几足有二橫禮記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樂記號以立橫鄭注並云橫充也古文尚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王褒等傳並作橫被四表則凡充拓於外者並得爲橫矣校輪閒本疏作投於輪閒釋文本作校爲長漢書成紀大校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廐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考工記車軫四尺注此所謂兵車也戈及戟矛皆插車輢鄭用牧考工記補注車輢外設扃插戈及矛戟說文輢車旁也則此扃設輢之外闌於輪之內故曰校輪閒

鄭石制實入楚師　服曰入楚師使師來入鄭本疏

案正義曰此石制引楚師入鄭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賈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本疏

案麴說文米部作籟云酒母也鞠或从麥鞠省聲故經傳皆作麴麥麴即餅麴說文鬻粥餅也籟蓋以麥堅築之成籟釋名釋飲食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齊民要術說作女麴如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仍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

暴之燥則用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然則麥之性既屬火而麥麴又必日以燥之故足以禦溼鞠窮卽營蘧鞠窮雙聲爾雅鞠窮是也古草木名雙聲疊韻爲類甚多營與鞠一聲聲轉又爲營蘧說文營蘧香草也司馬相如說營从弓子虛賦芎藭昌蒲並舉以性香辛故相類次香辛足以止溼故賈義如是

十五年 經 宋人及楚人平 賈曰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本疏

傳 伯宗曰 賈曰伯宗晉大夫晉世家注

登諸樓車 服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梯也鄭世家注

案樓車卽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卽服云窺望敵軍者兵法泛指兵家之言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

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是古來稱兵法者衆矣雲梯者墨子公輸篇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列子張湛注雲梯可以凌虛御覽引六韜雲梯飛樓注云視城中也則雲梯爲言兵者所必及故云兵法所謂雲梯以曉之也

有死無賣 服曰賣隊也同上

案說文云齊人謂雷爲賣一曰雲轉起也此別一義服訓隊者謂賣爲隕之假借字說文隕從高下也爾雅釋詁隕落也詩傳隕墜也說文隊从高隊也落墜皆隊也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服曰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

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本疏

案別言兩盟字之異上盟字是子反懼與華元私盟猶言私約故引魯莊公盟孟任以證下盟字則是兩國平後共盟爲此載書之辭也

而奪黎氏地　服曰黎侯之國詩式微疏

案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顧氏棟高曰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

故文反正爲乏　服曰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本疏

案乏說文篆作𠂤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段注此說字形而義在其中矣今作乏隸變也射禮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亦以二字嚮背爲義云人反正皆乏絕之道者自釋字義周禮服不氏杜子春注車僕鄭司農注並云乏讀爲匱乏之乏禮記月令振乏絕是反正者字之形而匱絕者字之義也

十六年　經成周宣榭火　服曰宣揚威武之處本疏

案禮記禮運注宣猶揚也故以揚釋宣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榭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若然則榭本作謝惠氏棟曰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邢敦銘曰王格於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據此是左氏古文作宣射也榭本以行射禮故州學名之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射以揚其威武

故名曰宣榭爾雅釋宮無室曰榭禮記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注即今堂墐本疏云如今廳事是也

十八年 經公孫歸父如晉 服曰歸父襄仲之子魯世家注

案襄仲公子遂也

傳欲去三桓 服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上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服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同上

案詩邦之媛兮箋云媛者國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釋文云媛韓詩作援援取也取疑當作助鄭以韓詩說詩媛字故以助訓援是援有助義也適爲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國政無常鄰國非之者杜氏謂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即服義也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南菁書院

成公

元年經作匕甲　服曰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詩南山疏案服備引司馬法邱甸之制以明古者邱無甲甸始有甲今邱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爲厲民之事也乃杜氏直云此甸所賦使邱出之譏重斂噫叔孫豹之罰御叔也不過倍其賦而已今一邱之中而使具一甸之賦是四倍

其賦也雖後世暴君汙吏猶將睜眙而不敢信而謂秉禮之魯竟肆然以是令其民乎惠氏士奇春秋說曰杜預謂邱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邱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作八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邱馬四匹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邱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邱有馬無甲今使一邱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邱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邱作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案據惠說則邱甸出甲始于齊桓而杜乃以之誣爲周禮乎

二年傳取龍　賈曰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

耳本疏

案傳詳而經不書故曰諱

請八百乘　賈曰八百乘六萬人齊世家注

案八百乘爲六萬人者司馬法曰遍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每百乘計七千五百人以七八五六五八四乘之八百乘合六萬人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乃得七萬五千人此八百乘得六萬人則千乘之封等於王六軍矣邢昺論語疏

云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
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
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論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
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
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
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
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
有此計地出兵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討地所
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按此則郤克忿齊力請加乘是非常
之役當是成出一車之法故知爲六萬人矣

師至于靡笄之下　賈曰靡笄山名同上

案史記晉世家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靡卽靡笄
省文徐廣曰靡一作歷則靡下卽歷下三齊記云歷下城南
對歷山靡笄又卽歷山歟

師陳于鞌　服曰鞌齊地名也同上

案江氏永曰策纂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通典云鞌在平陰
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
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爲一日之事華不注去平陰二百三十
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鞌卽古之歷下似爲得之

逢丑父　賈曰齊大夫同上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服曰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

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

進本疏

案司馬法有此殞命之禮引以證韓厥所行是軍中舊有此儀也晉語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丑父雖與君易位韓厥尙認爲齊侯既已相及則與晉惠之獲相似故以殞命之禮待之言如會所用儀者晉語注亦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也若殞命以下言所用儀曲禮武車綏旌注盡飾也武車亦兵車今以殞命不必盡飾故結旗司馬卽周禮之軍司馬輿司馬在列國則晉語云中軍司馬上軍司馬也飲者周禮膳夫注曰酒漿也曲禮注苞苴或以竹或以葦

釋文苞裹也周禮挈壺氏注壺所以承飲言持苞裹之壺以進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亦用殞命禮也

且懼奔辟　辟服讀扶亦反（釋文）

案此辟讀闢周禮閽人則爲之闢釋文闢本又作辟避也

擊馬陘　賈曰馬陘齊地也（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史記作馬陵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逕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道亦曰馬陵卽郤克追齊侯處所謂弁中狹道亦卽此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曰蕭附庸子姓同上

案蕭是宋附庸邑蓋蕭叔大心本爲蕭邑大夫以平宋亂立

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也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服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同上

案東行者由西達東之路也杜氏云使隴畝東西行朱鶴齡云西衍字案杜于戎車是利注云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亦無西字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算君　服曰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本疏

案正義曰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服引俗語藉手以明藉口之義

使爲邢大夫　賈曰邢晉邑晉世家注

案邢卽故邢國衞滅之後入晉爲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卽此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三年經鄭伐許　賈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本疏

案廣雅釋言仍再也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公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賈本公穀之義釋此故曰不稱將帥夷狄之也

傳晉作六軍　賈曰初作六卿僭王也晉世家注

案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則六卿領之諸侯大國三軍則三卿領之此傳六軍晉世家作六卿齊世家亦云晉初置六卿疑賈注左傳本作六軍集解依史記之文改作六卿耳

六年傳立武宮　服曰鞍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

案公羊傳武宮者何先君武公之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毀之廟禮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公羊傳曰世室言其世世不毀也知禱於武公者哀二年傳曰鐵之戰衛大夫蒯聵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軍中有禱事也蒯聵得禱於文王康叔故魯亦得禱於武公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知此立武宮亦是因禱立之也正義曰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愚按十六年傳伯州犁曰戰禱也是將戰而禱行軍之常傳何必贅言乎若季平子逐君而懼私自禱祠故傳特顯言之以發其伏事有同異故文有詳略也杜氏于此注云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則泥于楚子作先君宮者蓋師行則載主以從因於野次張幕爲宮設主其中以告戰勝今距鞌戰已四易歲何于四易歲後始告成事乎師還告廟飲至策勳今四易歲而始告成事則飲至諸典盡曠不行乎且告成事告廟而已何必遠立已毀之廟乎凡此皆說之不通者也然則立武宮非因禱武公求勝而何沃饒而近鹽　服曰土平有澮曰沃鹽鹵也　水經涑水注

案地理志沃野千里蓋謂土之平者說文涑灌溉也周語注有溉曰沃鹽爲鹽者說文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

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水經注六引呂忱曰河東鹽池謂之鹽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周禮鹽人祭祀供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是鹽即周禮之苦鹽也不凍治爲鹽引申之則不工緻爲鹽詩鶴羽傳云鹽不工緻也不堅固者爲鹽采薇箋云鹽不堅固也轉爲苦典婦功云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鹽謂分別其麤也又轉爲楛荀子彊國注楛讀爲王事靡鹽之鹽不堅固也

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子之佐十一人　服曰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韓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

案四年傳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三年傳云晉侯使荀庚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正義曰于時荀庚將上軍故知欒書荀首爲中軍將佐荀庚士燮爲上軍將佐矣郤錡承克後宜爲軍將中上既有人則錡當爲下軍將矣至韓厥以下六人爲新軍將佐次第知者以三年傳云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韓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此年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韓厥居新軍之首故三年傳先列其名則以下五人所將所佐可循序知也

七年傳使爲行人於吳　服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世家注

案此見周禮小行人其文云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鄭注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賓大客賓當作擯小行人大客則擯注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小客之幣辭者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注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服以侯國行人不能以當大行人故舉小行人說之

八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記疏

案服約公羊隱三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文也彼傳云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爲養廉遠恥也傳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傳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違別也服意昏禮本不稱主人而母命又不得達則自命之矣故稱使與公羊宋公無母之說稍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是父沒母可命矣故何休謂母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而服不然者以昏禮記是士禮故母得命之若國君之母不得以命達于境外何休注于禮無明文故服不同之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賈曰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

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
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本疏
案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
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是漢時諸侯王稱皇帝卽諸夏稱天
王之義疏引五經異義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
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蔡邕獨斷云王畿內之所
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下之所歸往故稱
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則賈云畿內稱
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漢時經師相傳之訓也案賈義亦見隱
元年傳榮叔歸含且賵在文五年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
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疏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
母弟得稱諸侯者又注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
主人佐其受之是畿內諸侯有喪得有含襚贈賵之屬今成
風以外侯妾母王亦歸含且賵是於禮有加恩比畿內故稱
王以見其近也白虎通崩薨篇諸侯薨使人歸瑞珪于天子
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
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
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是賜命當在三年之後今越八年
乃賜命直以夷狄遠之故經稱天子

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賈服曰姬氏成公之女本疏

案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
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

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
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九年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服曰南冠楚冠御覽六百四十二

案司馬彪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筒鐵柱
卷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
冠胡廣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十年傳晉侯夢大厲　服曰公明之鬼本疏

案世本曰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衰史記趙世家趙夙生
共孟共孟生趙衰共孟當卽公明字異聲相近書被孟豬夏
本紀作明都是其證世本以公明共孟爲父子非也夙衰同
時衰不得爲夙孫晉語衰爲夙弟當得其實共孟當從世本
爲夙父史反以爲夙子者史遷言世系往往抵牾也宣二年
傳疏云世本夙爲衰祖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則亦
當據晉語爲正趙氏先祖其人非一而服以爲公明之鬼者
以趙夙始受封邑雖不逮事景公有故臣之義不得仇君公
明在武獻前所事之君當是昭哀與景公無君臣之分故得
爲厲此服以意斷之也

居肓之上膏之下　賈曰肓鬲也心下爲膏本疏

案說文肓心下鬲上也此云鬲不云鬲上者素問云肓之原
在齋下釋名釋形體云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
是肓原在臍下而運于鬲上言鬲足該之矣說文列膏于腸

肪之間腸者大小腸也膏者肥也肪者亦肥也通俗文以脂在腰曰肪則膏即脂矣正義曰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爲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杜依賈說非也

十一年傳郤犨來聘　服曰郤犨克從祖昆弟本疏

案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

吾不以妾爲姒　賈曰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本疏

案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爲兄妻呼弟妻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因郎惑于傳文不知何以爲說今謂毋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鄭及此註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

謂長者爲娣知娣娣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邵氏爾雅釋親正義曰孔氏之言非也婦人三從之義既嫁從夫若娣娣之名從身之少長不計夫之長幼則從夫之義謂何矣且孔氏所引禮文雅訓俱爲未嚴喪服傳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傳意謂兄弟之妻有嫂婦之稱不可從母婦之屬也孔氏迺云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則不達于禮意矣釋親上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昆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于雅訓矣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殊不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娌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睽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娣急言之則但稱爲姒故賈鄭杜氏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是也孔氏謂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愚謂孔氏之非邵氏辨之良是如以身年之長幼爲娣姒豈聲伯之母叔向之妻皆年長于穆姜伯華妻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至邵氏謂急言之則但稱爲姒亦于義未盡爾雅及喪服章區別兄婦爲姒弟婦爲娣正名之義也傳記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時俗之稱也蓋其各由母族共事夫家居娣道以明謙相推曰姒傳亦就當時稱謂書之

于冊耳卽如下稱上曰君後世則上亦以之稱下矣男子先生爲兄後世則年相輩者亦互稱矣稱謂變移不爲典要邵氏曰急言之但稱爲姊則急言之何不但稱爲姊乎似未合

十三年傳寡人不佞　服曰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詞也　本疏

春秋時之習俗也

案正義曰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案佞說文从女仁聲大徐作从信省說文女部嬛材緊也婧一曰有才也夔材也佞从女則與嬛婧夔類故十六年傳諸臣不佞昭二十年傳臣不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夷吾不佞並以不佞爲謙則佞爲才矣此古訓也佞不止口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是故惡夫佞者孔注皇疏並云佞口才此隨文爲訓佞之一端也論語遠佞人晉語佞之見佞此鹽鐵論刺議所謂以邪導人謂之佞是猶苦爲快飢爲治香爲臭佞之變義也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賈服曰廬之庶子　公羊昭二十三年疏

案公羊傳欣時作喜時何休注喜時曹伯廬弟與賈服異以爲所見本異

十五年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服曰魚石卿故書　本疏

案傳言魚石爲左師且是執政之卿故經書之也宋自殤公以前執政皆大司馬華督以太宰相變例也僖九年傳以公

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聽政魚石爲子魚曾孫而爲左師當與華元共聽宋政元復石弃經書之者以其執政故也向爲人爲大司寇亦卿也與石出弃而經不書者以其非執政卿也

晉三郤害伯宗　賈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也晉世家注

十六年經戰于鄢陵　服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傷陵杜預以爲即此鄢陵郡國志潁川郡隲陵春秋時曰隲劉昭補注春秋鄭其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隲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理志陳留郡有傷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傷是也則克段之傷與潁川之隲陵有別續志所云恐未的也服斷以爲鄭東南地者伐鄭禦楚則越鄭而東而東南與楚遇當在鄭東南地矣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賈曰書執行父舍于苕邱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己無罪也本疏

案春秋書列國執行人皆不言所舍之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皆不言舍地此書之者明未至國也無罪見執是失所也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己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曰尊晉也若然則此季孫行父見執而歸不書至者可證晉受僑如之讒非理見執魯無可罪也

傳今楚內棄其盟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

疲民以逞　服曰外絕其好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義不建利也
疲民以逞信不守物也本疏
察外絕其好服以爲刑不正邪者皇矣詩曰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
以和協女兄弟之國親親則多相臺志齊心一也若然則結
好同志乃可除慝今楚外絕好是致刑不能正邪矣食話言
爲義不建利者易繫辭曰理財正辭曰義荀爽曰名實相應
萬事得正謂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論語曰信近于
義言可復也易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墨子經曰義者利也
崔憬曰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返之則必有辱也今楚食話
言是失義而利不立矣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者禮記經解

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其
民今楚疲民以逞是哺民之欲以從已欲者也故爲信不守
物杜氏注內棄其民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注云義不建利
瀆齊盟注云不詳事神而食話言注云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注云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注云刑不正邪正義曰杜以食
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
若然則三者與服解相易至內棄其民爲不施惠瀆齊盟爲
不詳事神奸時以動爲禮不順時當卽服義矣故正義不別
出之服以上文云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六言以次順說今楚以下六事則內棄
其民是德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當爲刑不正邪也瀆齊盟是

詳不事神而食話言當爲義不建利也奸時以動是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當爲信不守物也尋繹上下文義服之以次順注當非謬也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服曰賨皇伯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也　本疏

案傳上文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賨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此皆曰者申明上文指告之言晉楚之士皆在君側即所謂公卒王卒也厚爲陳厚者陳即陣古只作陳御覽兵部引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陳者狹而厚是陣有厚薄之分也當者莊十三年公羊傳注猶敵也不可當言不可敵也正義曰如服言賨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

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犁耳愚謂賨皇惟以國士在楚中軍故請先分良擊其左右則以中軍不可敵挫其左右以動之也服只言君側之士不可當非謂楚槩不可當賨皇復爲此計與上文不相礙孔氏不究服氏皆在君側之言遽謂服言楚不可當是誣服也且皆字指賨皇州犁則承二人互告之文與傳上下文義相浹若從杜意則傳當曰晉侯之左右皆曰以別上文不得僅云皆曰矣

其卦遇復　服曰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　本疏

案此釋復卦義也復反也者鄭氏易注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也陰盛于上

陽動于下謂五陰在上一陽在下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荀爽曰坤爲衆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按此卽服云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興道于下之象也萬物復萌者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白虎通三正篇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制度復禮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宋衷曰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是復理之旨也

射其元王 服曰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本疏

案復卦上坤下震初陽觸發射出于地故以取象

有蒙葦之跗注 賈曰一染曰蒙本疏賈服曰跗謂足跗注屬也

袴而屬於跗周禮司服疏

案詩瞻彼洛矣箋云蒙翰者茅蒐染也茅蒐蒙翰聲也爾雅釋草茹慮茅蒐郭注今之茜可以染絳詩疏引鄭駁異義云蒙草名齊魯之閒言蒙翰此翰字鄭志當無之正義誤連聲如茅蒐字當作蒙陳晉人謂之茜葦昭云茅蒐今絳卿也急疾呼成蒙是茅蒐合聲爲蒙詩毛傳曰一入曰蒙入字從定本去翰字从阮氏校勘記此賈所本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縓說文云帛赤黃色縓又謂之緇鄭注玉藻云緇赤黃之閒色所謂蒙也士冠禮注云蒙翰緇

敝也士縪紱而圍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絇注跗足上也疏以爲足背莊子秋水篇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跗析言則跗是足上矣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與服同注屬者周禮函人犀甲七屬鄭云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鄭亦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相近也晉語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韋注屬猶注也注訓屬屬亦訓注明二字同也儀禮士冠禮屬於缺注屬猶著漢書揚雄傳集注云屬猶綴也詩常棣鄂不韡韡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是跗古文作不拊是假借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則華不注之不即跗古文是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此戎服之被足亦名跗注是當時有此名也袴而屬于足者袴說文作絝云脛衣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晉語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若然則賈服云袴注屬于跗非以脛衣當之謂若袴之連于跗舉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于跗蓋即用賈服舊注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

察夷傷　服曰金創爲夷本疏

案夷即痍之省文釋名釋疾病云痍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體創曰痍說文丮傷也从刃从一創丮或从倉今字作創又創之變金傷爲創則通俗文之體創曰痍是金創矣月令命理瞻傷察創注創之淺者曰傷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曰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家國聞臼國佐爲魯請逆　本疏

案知叔孫豹先在齊者以此年傳云喬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又昭四年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故知叔孫豹先在齊也經稱會齊國佐伐鄭故知從國佐在師也豹自思僑如之敗而去非背叛者比故聲伯仍得使之而豹亦不忘父母之邦以其情聞于國佐爲魯迎師正義曰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止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于庚宗彼傳因言宿于庚宗遂說娶于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還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適齊娶于國氏生二子於是繼之曰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是生二子在宣伯奔齊之前敘次甚明且曰願之久矣則望歸本國已非一日若然則

宣伯奔前豹已在齊取妻生子是已久處可知故使請逆時
服知先在齊也如杜云僑如作亂豹因奔齊如孔氏謂二子
之生必在僑如奔後是顯與昭四年傳抵牾矣夫豹之去當
以知穆姜僑如之事適齊避禍與背國出奔者有別故聲伯
使之請逆仍以魯臣待之孔氏加以背叛之目尤與傳意相
違矣至豹始見于襄二年經亦因事見名其實歸卽在僑如
奔後也下文云十月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
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可知是一時事也杜云
傳于此因言其終違傳文以就已說若據昭四年傳文斷穆
子前在齊至是而請逆晉師則前後無支離之說矣孔反執
杜難服可云習非而逐迷者也

宋齊衞皆失軍　服曰失軍先其軍糧本疏

案據服說疑服本軍作餫說文餫下云野饋曰餫段注黍苗
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
牛者可證餫爲運糧愚按餫从食軍聲故服曰軍糧若本作
軍字則糧爲贅文矣

十七年經　九月辛丑用郊　賈曰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

疏

案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九月用
郊用者不宜用也賈本二傳爲說云諸書用者如莊二十四
年大夫宗婦覿用幣傳曰非禮也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秋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皆曰非常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鄫

子用之傳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經諸書用者皆不宜用也反于禮者謂違禮也

傳攫不敢占也 服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 詩渭陽疏

案惡瓊瑰爲贈死之物者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文五年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何休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說文玲送死口中玉也按古者含惟用玉石天子用玉見典瑞士用貝見士喪禮此瓊瑰渭陽毛傳曰石而次玉應劭曰瓊玉之華也故詩言石之似玉皆以瓊冠之如瓊玖瓊琚瓊瑤瓊華瓊瑩瓊英及此瓊瑰是也不得如杜說以瓊爲玉以瑰爲珠也且何休謂天子以珠珠亦當以玉爲之洪氏亮吉釋珠云攷珠字从玉皆以玉爲之周禮玉府掌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是也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垂四寸後垂三分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以玉石之白青黑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蜂珠由此推之則天子所含周禮言玉舉其質禮緯言珠言其形其必以玉爲珠所以別于諸侯所含之璧形而小耳杜氏分瓊瑰爲珠玉不特不明于古之名珠即以

玉爲之且珠玉雜含有是理乎至其以瑰爲珠者說文云玫瑰火齊珠文選子虛賦注引晉灼說同是杜所本然必玫瑰連文乃爲珠如此之瓊瑰連文則必當爲似玉之石乃於大夫贈死之物爲稱聲伯夢食瓊瑰合其所含之等故惡之也占謂占夢周禮有占夢是也但占必言夢而始占之聲伯不敢占故服以爲不敢言也

公遊于匠麗氏　賈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晉世家注

案知嬖大夫在翼者國語國人勿鬬遂殺諸翼又曰圍公于匠麗氏合此二文則匠麗在翼明矣

十八年傳辛未朝于武宮本疏

案杜本作辛巳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淸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言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强欲合之非也臧氏琳云庚午旣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于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矣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本與服氏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爲誤而强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愚謂臧氏說是也僖二十四年敎文公之入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是入國而後翌日朝廟具有成例豈悼公之入越十有二日而始朝廟乎杜本作

辛巳當因國語文而改不知正誤文也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服曰司士主右之官本疏

案周禮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此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服所謂主右之官蓋即周禮司右以上士下士爲之者也司右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此傳下云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則此官與周禮司右所掌相類矣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一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襄公

元年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賈曰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於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本疏

案正義曰傳惟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

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衞莒滕薛下云晉侯衞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衞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與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衞滕薛也以上孔疏案入邾當告而書之今不書者以傳例聲罪致討曰伐鄭從楚同伐彭城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虛打雖爲救宋實先以伐鄭之故令之諸侯矣及入邾敗鄭略而不告故不書於經

敗其徒兵于洧上　服曰洧水名鄭世家注

案鄭語主芣騩而食溱洧是鄭有洧水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自注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二年傳〕是棄功與言釋文

案杜本作棄力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臧氏琳曰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賈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牛臯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本疏服曰以組綴甲初學記二十七

案考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

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又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
若一疏云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然則
凡甲聚衆札爲之鄭讀屬如灌注之注謂其相連注也太元
二捉比札爲甲是札必相比而後爲甲其相連比必綴以絲
帛之類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國策綴甲厲兵越絕書吳內
傳云越王反國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乃使之維甲維甲
者治甲系詩閟宮貝胄朱綅疏曰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胄
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孟
子盡心注縷鉄鎧甲之縷也凡此皆爲綴札之證傳云組甲
故賈服皆云以組綴甲管子五行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
以組貫甲也貫猶綴也說文綴合箸也从叕系段氏曰聯之
以絲也會意禮記內則織紝組紃疏曰組紃俱爲條也薄闊
爲組似紕者爲紃采蘋序箋釋文組綫也疏曰組亦條之類
大同小異耳雜記紃以五采注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若
然組綴甲謂以薄闊如條者施諸縫中耳賈云車士服之者
司馬法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故乘車稱士謂車士服此組甲
耳被當從說文作絞說文絞條屬讀若被又云練湅繒也湅
繒卽考工記之湅帛是已湅之帛謂之練此蓋以練爲絞而
以綴甲云被練者猶司常云通帛雜帛矣步卒服之者以被
練者有三千人故知是步卒也云凡甲之所以爲固者至篤
者所服賈明以製甲精粗之分爲服甲篤卑之等也說文竅
空也廣雅釋詁云盈充也蓋札相連比綴不密則空矣故鉄

之必充滿其空而後甲固周禮牛人注任猶用也晉語注力功也任力謂用綴屬之功裂繒爲緻是條屬之闕者故盈竅之功半於綴組組既織文爲之正義云薄闕爲組較之糾爲闊較之被練則陿矣故盈竅之功比被練爲密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注纓繩甲不以組足徵組甲之當盡力也算卑所服卽由此判杜云被練練袍正義曰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愚謂孔氏以文不言甲必非甲名則文不言袍杜何由必知是練袍乎韓非子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練甲卽此被練之甲非精練之甲秦能得韓都則甲之不練可知是被練之爲甲明矣此不稱甲以已舉組甲則此可不煩明指矣惠氏士奇云少

儀曰國家靡徵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纓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於被練故凶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空窓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邪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邪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邪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建一官而三物成　服曰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疏

案三賢謂解狐羊舌赤祁午

亂行於曲梁　賈曰行陳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夏官序官行司馬注行謂軍行列賈訓行爲陳者陳亦列也說文陳作敶云列也今字皆作陣

魏絳戮其僕　賈曰僕御也同上

事君不辟難　服曰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本疏

案禮記表記事君軍旅不辟難疏曰不辟危亡之難也絳之
商心如此故斬揚干之僕敢於犯死爲之耳
使佐新軍　服曰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
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疏
案晉語言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羣荼子將新軍使令
狐文子佐之注云文子魏頡之子魏頡也又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
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
犯使佐新軍據國語所云魏絳直代魏頡而魏頡未嘗離新
軍佐也今以服意推之知國語文不具也魏頡始爲新軍佐
及呂宣子卒羣荼子以新軍將升佐下軍頡以佐升將故趙
文子得佐新軍也及魏頡卒則趙武升爲將而魏絳代趙武

爲佐矣九年傳云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者也
四年傳恃其射也　賈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
弓矢使司射本疏○書五子之歌疏引同惟無嚳字之歌
案說文弓部𠂤下云帝嚳射官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今
作羿羿之俗羿之先祖亦稱羿是先王射官並得稱𠂤云帝
嚳賜羿弓矢者本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
扶下國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
夋帝俊卽帝嚳據史記五帝本紀堯爲帝嚳子故堯時亦有
羿見淮南本經訓
武不可重　服曰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
案呂覽貴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訓重大任言大用也

戎狄荐居　服曰荐草也本疏

案杜云荐聚也正義曰服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案見齊物論即荐是草也服言是愚按荐服本作薦說文薦獸之所食草从鷹艸管子入觀薦草多衍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即本傳義尤可證古本作薦劉炫本亦作薦所引莊子文景帝紀如氏注引作麋鹿食曰薦莊子音義出薦字引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今翻宋本作薦是劉炫所引當作薦不作荐荐薦通詩饑饉薦臻郊祀志引作荐臻節南山疏云薦與荐文異義同則正義本自作荐爲薦之異體併服本劉說皆改從定本耳

十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服曰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疏

案呂覽貴公篇不阿一人注阿亦私也不阿言不私也詩烝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疏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今子罕始欲正刑終則忍辱服故以茹柔吐剛儗之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正義曰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爲國向戌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愚謂杜所言正春秋弊習後世所大戒也傳記善惡以詔來茲子罕忠

志不卒忍忍偷安斷無反善之之理孔祖杜誣傳失史裁矣

八年傳孫擊孫惡出奔衛　賈曰二孫子狐之子本疏

案正義曰相傳爲此說也

九年傳使皇郎命校正出馬　服曰皇郎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本疏

案皇父充石見文十一年傳在宋武公之世杜氏云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宗卿者成十四年傳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杜云同姓之卿皇父戴公之後故曰宗卿哀十八年正義引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程公說春秋分記引世族譜皇郎瑗從父昆弟與此云十世宗卿之子世次參差未審孰是爲人傳不見名服所據想是世本文也椒是郎字爲大司馬者正義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郎掌此事必是司馬也使西鉏吾庀府守　賈曰鉏吾太宰也本疏

案賈知鉏吾爲太宰者以庀府守知之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統於太宰今所使旣皆六官之長則庀府守當是太宰矣劉炫以爲府庫守藏於義爲長正義駁劉說云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上云官庀其司司字原兼百司若此文云庀府守自指府庫之所藏杜以府爲六官之典六官之典亦府所藏然官庀其司所庀當已及之此言府守則宜指財幣言故文次於後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

此亦殷時制也宋承殷後則府守猶是舊名其爲府庫守藏復何疑乎

閼伯居商邱　服曰商邱地名詩商頌譜疏

案釋例曰宋商商邱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顧氏棟高曰今爲河南歸德府之商邱縣城西南有商邱周三百步世稱閼臺

相土因之　服曰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湯以爲號同上○本疏引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天下號

案史記殷本紀殷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是相土爲契孫詩長發相土烈烈毛傳亦曰契孫也因者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謂代有其商邱地也湯以爲號者詩疏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言湯後得天下卽本商邱之商以爲號也又引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因以爲國號與服此注同詩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如詩言商之名不始相土是湯用商因契非因相土而服以爲因相土者就傳文立義耳蓋契之初封史記集解引鄭君云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也是也逮至相土遷閼伯之墟其地本不名商邱則由後追書耳若然契之封商子孫世以爲國號至湯遂爲有天下之大號詩

明云立子生商鄭故箋爲湯因之證此傳祇敘相土服故以爲因相土不及契傳所無也其實因相土卽因契言各有當非違詩辭至王肅每與鄭異不顧詩頌史記之明文其注書序體例與服注傳本異而必從服說者此則義同而意異也

棄位而姣　服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本疏○釋文姣徐又如字服氏同

案杜云姣淫之別名與服異服以姣效皆從交聲故讀姣爲效小爾雅廣義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禮記坊記云君子刑以防淫是淫爲小人之事故君子制刑防之穆姜淫於僑如故自言如此

肆眚圍鄭　服曰放鄭囚本疏

案書舜典眚災肆赦史記五帝紀注引鄭注云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患則赦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傳曰肆失也眚災也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公羊傳釋文肆本或作佚是肆爲放赦縱佚之義服以軍中行法如祁瞞奸命之僑先歸干僕亂行皆徇以軍法豈反有赦過之事且肆以縱遂爲義施之已軍文尤不順故以放鄭囚爲義也正義曰按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按諸侯師起鄭必設備苟無所獲豈能遽門于鄟及師之梁乎若云必戰而後有囚則十一年敘圍鄭之事不過曰觀兵于鄭南門東門而已亦未嘗有戰事而傳明曰赦鄭囚此又何說軍禮獲則獻俘而此縱之者二十六年傳楚聲子述

靡谷之役曰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杜云欲使楚知之則此之縱逸亦欲其歸洩軍令以懼鄭志故下文著之曰鄭人懼乃行成軍之善謀容有然也

吾三分四軍　賈曰三分四軍爲十二部本疏

案晉中上下及新軍爲四每軍各三分之三四爲十二故云十二部也文選羽獵賦注部軍之部伍也

冠而生子禮也　賈服曰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

案公羊隱元年傳疏云依八代記郎少昊亦十二而冠則知天子諸侯幼郎位者皆十二而冠矣是以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書金縢鄭注云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士冠禮疏云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攷左傳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賈說與古尚書說鄭義並合

以先君之祧處之　服曰祧謂曾祖之廟也本疏○儀禮士冠禮疏引祖禮記祭法疏引以祧爲曾祖之廟曰祧

案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禮記祭法設廟祧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諸侯無祧大夫可知乃儀禮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此云先君之祧昭元年云其敢愛豐氏之祧鄭注聘禮云遷主所在曰祧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

舅者是對客舉廟例得稱祧故祭法疏曰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明廟祧得通稱士冠禮疏曰服虔注以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衞冠于衞成公之廟成公衞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是服亦以廟祧得通稱循傳文立義耳

冠于成公之廟　服曰成公衞之曾祖本疏○儀禮士冠禮疏無之字

案史記衞世家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卒子獻公衎立云衞曾祖謂成公爲獻公曾祖也

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服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疏

案質誠者國語楚語忠信之質注質誠也此常訓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盟辭誠則明神鑒之今要盟而無忠信故神弗臨也詩大明上帝臨女箋云臨視也

十年傳會吳子壽夢也　服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

案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禮記王制南方曰蠻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荆蠻是吳在南而云蠻夷者渾稱之耳猶楚子囊言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也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句吳謁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

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瞻彼洛矣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閒言韎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烝勝憎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書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

其將不免乎 服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廣雅釋詁免脫也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書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詩既醉疏引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服云不以壽終者以二人改其常度不得至老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皆不脫罪禍也起本猶杜云張本

抉之以出 服曰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本疏○按杜本連下門者爲句服本門者下屬

案木撅撅字當爲撅說文撅弋也弋橛也橛弋轉相訓則橛弋一物也御覽兵部引張揖埤蒼曰棋大弋也爾雅釋器檄謂之杙大者謂之杙小者棋

七年傳以杙抉其傷而死是用橛弋者皆曰抉矣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偏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愚按抉而舉之即服所云以木橛抉使舉也

親受矢石　服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本疏

案說文箭矢也鏑矢鏠也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李巡注鍭以金爲箭鏑也釋名釋兵云矢指也又謂之箭其本曰足又謂之鏑齊人謂之鏃說文鏃作族矢鏠也鏃利也箭鏑即矢鏠也云古者以石爲箭鏑者書禹貢荊州梁州皆貢砮說文砮砮石可以爲矢鏃是古鏃以石後世易以金傳云矢石服故舉古制以證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魯語文引以明古有此矢石也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服曰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

案傳書而經無文故知其爲內恥諱也

以位序　服曰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疏

案鄭之七穆皆爲世卿此時如子良之子子耳子游之子子蟜子罕之子子展皆父死子代者今子孔使以位次相循由下歷上則故卿之子局於資格不能驟躋父位其聽國謀數年之閒舊卿漸喪繼位無人獨秉國鈞操縱在手其爲擅權

之計至深矣正義曰若如服言惟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不知門子一途亦雜厠於大夫諸司之閒則三事庶職人冗而途隘矣故亦弗順

十一年 經 同盟于京城北公羊疏

案杜本作同盟于亳城北公羊傳作同盟于京城北釋文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氏棟曰亳城當依服氏作京城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傳 七姓十二國之祖 服曰晉主盟不自數本疏

案周禮庶人注數猶計也

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服曰三師鐘師鎛師師字依宋本增入磬師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本疏

案周禮春官磬師掌教擊磬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下文云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故知爲此三師也古者樂師有專藝論語云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知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者亦以下敘鐘鎛磬之次第知之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服曰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城棣救陳二也其年又會于城棣二也七年會于鄟三也八年會于邢邱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祖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本疏○晉世家注略同

案會于戲當作盟于戲亳城北服本作京城北孔改服就定本也晉語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韋昭注不數城棣與戎鄭虎牢以合於七也

十二年 傳不猶愈乎 服曰愈猶病愈本疏

案說文瘉病瘳也愈即瘉字方言病差謂之愈說文無愈有愉愈愉之隸變

十四年 傳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服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子臧負芻庶兄吳世家注

案何休公羊昭廿年傳注以負芻爲喜時庶兄喜時即子臧則負芻爲兄子臧爲弟以季札之語推之似然今云負芻庶兄服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

不獲成焉 服曰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

案莊十一年傳皆陳曰戰公羊莊十年傳注合兵血刃曰戰今雨師未嘗合鬬故云未成戰陳之事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服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其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從之從公於囿衛世家注

案說文誡敕也敕誡也二字互訓服故以敕釋戒儀禮燕禮云燕禮小臣戒與者是戒小臣事此云獻公戒之者燕是禮食故小臣戒之此戒二子食即玉藻侍食於君之食故公得

親戒之然二子皆朝服而朝隆君賜若禮食然也宴食者明非禮食宴即禮經之燕禮經恆作燕傳恆作宴各書之例也

孔氏曰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元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尙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敕戒二子欲其爲宴食宴食者閒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云皆服朝衣待命者朝衣卽朝服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賈疏此約玉藻而知彼皆不言臣鄭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若然則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亦當朝服公食大夫禮云賓朝服他國之臣當食禮猶朝服則本國之臣雖不當食禮亦必朝服故二子朝服待君命也旰爲晏者說文旰晚也列子湯問注晏晚暮也旰晏皆日晚之名圃者說文云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圃周禮地官序官圃人注圃今之苑時公之圃故二子從之呂覽愼小篇說此事曰鴻集于圃虞人以告公如圃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似二子不從公也傳紀雜書不足徵也

孫文子如戚　服曰戚孫文子邑也同上

案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云衛邑在頓邱衛縣西顧

氏棟高曰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林父以戚如晉蒯聵自戚入衛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開州東接界

師曹請爲之　服曰師曹樂人同上

案禮記樂記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大戴記保傅篇工誦正諫注工樂人也然則師曹爲樂人卽禮經所云工也

見蘧伯玉　賈曰伯玉衛大夫同上

鄄人執之　服曰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本疏

案孫氏旣敗公徒追公益急鄄人乘閒執之明鄄不背公故公先如之至是奔齊追急鄄人猶助公執追者以脫公於阨

也

射兩軥而還　服曰車軛兩邊又馬頸者本疏○詩小戎疏引作兩軛

案說文軥軛下曲者軛轅前也段注軛木上平而下爲兩坳加於兩服馬之頸是曰軥軛隸省作軛詩韓奕作厄士喪禮今文作厄毛傳云厄烏噣也小爾雅廣器作扼云衡扼也扼下者謂之烏啄釋名作扼釋車云橫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若然軛是大名其軛下又馬頸謂之軥亦謂之烏噣烏啄亦作烏啄服云軥車軛者以軛與軥同體也

王室之不懷縈伯舅是賴　賈作不壞服曰懷柔也縈蒙也賴

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本疏○釋文懷服本作懷

案詩時邁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也禮記學記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注懷來也安也詩既懷柔連文而懷又有安義故懷訓爲柔也說文緊戴衣也引伸之有覆蔽之義故以蒙訓緊方言蒙覆也廣雅釋詁賴恃也說文恃賴也是賴恃轉相訓服以王室東遷不能懷來列國匡正王室實齊桓倡之故此言爲指齊桓正義引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太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案上文云世胙太師自推太公後言之耳太公輔周之時周道方昌諸侯震疊不容言王室不懷也釋其辭意不能懷來自指東遷以後而齊桓實首尊周室此云伯舅斷指桓公無疑若東遷以前夷厲之世王室亦有不懷此時齊之先君無功於周不當數也服謂賴桓匡正深得賜命之意至杜本懷作壞則云王室之不壞唯伯舅是賴是言王室幾壞而賴伯舅以不壞也豈非亦指齊桓若太公時正開國之初何容計及壞與不壞乎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都人士疏

案禮記緇衣引詩彼都人士至萬民所望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詩疏云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然則服云逸詩者以三家詩無此詩也云都人士首章有之者從毛氏本也

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　服曰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本疏

案周禮保氏鄭司農注五射有參連之名故知此連弓爲射官也正義曰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愚按周禮射人禮經司射不過詔相射儀主察射事不必精此藝者乃授此職若以爲棄能不用非官人則宣十二年傳稱楚莊百官象物而動楚之能官人者此時爲盛乃襄老實爲連尹不使養叔爲之何獨於此傳疑之乎

富而後使復其所　服曰富賣玉得富　周禮大宰疏

案周禮賈師凡國之賣債注債買也說文債爲覅之正字出部賁云出物貨也

十六年　經戊寅大夫盟　賈服曰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本疏

案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賈服云大夫專而君失權卽本二傳爲文實以申明左氏傳也傳曰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以君臣不敵故使諸大夫盟高厚詳傳文使是苟偃使也諸大夫承苟偃頤指國君咸在竟爲戊寅之盟經既列敘諸侯會于溴梁繼之曰大夫盟所以明大夫之專也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謂君失權也正義曰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尋繹此傳並無君使之文孔欲難賈服故違傳文恆

此類也

十七年傳 使夙沙衛唁之　服曰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

詩載馳疏

案說文唁弔生也詩曰歸唁衛侯詩何人斯疏弔生曰唁抑君賜不終　服曰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

不如葢之　服曰葢覆葢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葢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

蔬

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師古注曰葢謂覆掩其事也文十八年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詠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隱元年傳多行不義言左師不能逐華臣而反覆掩之故尤之也

爲己短策　服曰策馬捶也本疏

案說文策馬箠也是捶正字作箠箠說文云所以擊馬也捶說文云以杖擊也捶亦是擊故此稱馬捶

十八年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曰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本疏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周禮保章氏疏

案惠氏棟易漢學本乾鑿度周禮太師後鄭注韋昭注定爲鄭氏爻辰圖以所列推服義知卯酉以北律呂爲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蔟也以南爲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也卯爲夾鐘酉爲南呂在十二律之中亦當數之而服舉卯酉以北以南因卯爲春門酉爲秋門於位居東西之次故舉以指明

南北律呂之分其實卯酉亦在律呂中也云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以南者北風內有夾鐘可證服本連卯言之言自戌至卯皆爲北也至姑洗以南服當云姑洗南呂以南言自辰至酉皆南也疑周禮疏脫去南呂二字至本疏所引卯酉以北以南者以所引注文不全故不明也云南風北風者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不卽否字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若然周禮統言之曰十有二風師曠分南北之律呂吹之則爲南風北風鄭云其道亡矣是鄭君尙所未審後學妄測之如此云律氣不至者保章氏疏云師曠曰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卽氣也然則言律氣不至明風不至也死聲多者保章氏所云乖別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七百六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